

## 後新冠時代:新老華人移民在美國

歷時三年的新冠疫情逐漸淡去，中國與世界的人員流動也開始逐漸恢復。雖然中美關係日趨緊張，但通過各種途徑前往美國的中國人卻依然不少。新移民和老移民之間有什麼差別，他們彼此之間又如何互相看待呢？我們的記者和幾位新老移民聊了一下。

**(德國之聲中文網)** 小紅是大學畢業又工作幾年後才想要來美國的，他說自己因為準備倉促，只申請到了一家並不出名的大學，畢業之後，他找到了一份收入普通的工作，但也在積極備考技術類的證書以提昇自己。

### 隱藏的鄙視鏈

作為新移民的一員，小紅對當地華人社群最大的體會是有一條隱藏的鄙視鏈。“入籍和有綠卡的鄙視還在辛苦抽籤證的，技術移民和優秀人才鄙視靠結婚拿到身份的，博士生鄙視本科學歷的。”

“好像同胞之間更多的是瞧不起，”他告訴記者。在與一些老移民接觸的時候，不少人在得知他讀的並不是名牌大學，也不是容易找到高薪工作的專業之後，總是語重心長地告訴他要轉碼，即學習計算機編程，成為一名“碼農”。有人建議他去參加網絡上的編程課程，有人建議他再讀一個學位，有人建議他靠刷題和自學，再在領英等網站上找人推薦工作。“我覺得他們不少人也是出于好心，但有時候他們說你現在這個工作能攢下多少錢啊，就這種話，還挺傷人的。”他在租房時，也曾經被同胞坑過，“明明按照租約應該是房東承認的維修費用，他非讓我自掏腰包，還要賠他錢，後來是另外一個美國房客去據理力爭，才讓房東承擔了所有的維修費用。”

赴美國國際學生從 2020 年連續兩年下降

後，開始回陸，其中也包括中國留學生。根據美國國務院發佈的美海外各使領館赴美簽證數量報告，2023 年第一季度中國學生獲得美國 F1 學生簽證的數量為 5413 人，相較於前 3 年大幅增長，並且超過了疫情前的同期水平。

數據統計顯示，中國學生去美國留學正向低齡化發展。2022 年，美國中學共招收了 8626 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佔所有國際學生的 27%，是佔比最高的國家。

除了留美學生之外，中國嚴苛防疫政策帶來的限制，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隱患等，也讓一部分高淨值人群動了“潤”到美國的念頭。招商銀行和貝恩諮詢公司共同發佈的《2021 中國私人財富報告》中，美國是中國內地高淨值人群境外資產配置中轉站和目的地的第二名，僅次於中國香港。

除此以外，也有一部分沒有途徑獲得美國簽證的中國人選擇了“走線”這個途徑。據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的數據顯示，自 2022 年 10 月起的六個月，有超過 6500 名中國公民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被逮捕，這是有記錄以來錄得最高數據。而在抖音、推特、telegram 群組中，也有不少人將自己成功“走線”的經歷分享出來，許多人讀到之後都躍躍欲試。

### 能融入但依然孤獨

翟女士是一位中年中產移民。她原本在上海有自己的喜歡的工作，也有關係要好的閨蜜、同學和同事。

但丈夫因為工作調動而搬到美國，不願意兩人長期分居的她也捨棄了自己在國內的圈子

和工作。因為遇到疫情，每個人都在家里閉門不出，社交活動幾乎為零，所以剛來美國的第一年幾乎沒交到什麼朋友。丈夫忙于工作，她就一個人打理各種瑣事，學會了和維修工、水管工、清潔工打交道，學會了參與孩子學校的老師溝通，在國內幾乎不開車的她還不得不練就了一身車技，接送孩子參加各種課外活動，甚至還學會了和違約的房東打官司。

“說融入也算融入了吧，遇到了很多很好心幫了很多忙的朋友，特別是同樣做媽媽的，互相之間能搭把手就搭把手。遇到中國的傳統節日，也有很熱情的人送來自己家里做的粽子，月餅但是同齡的人也都有自己的工作、家庭、子女要忙，很難再像年輕的時候那樣發展出很親密的友情了，”她告訴記者。

她還表示，有些老移民對新移民說話總有種喜歡說教的感覺，她戲稱：“爹味很重”。“比如見面就問你住在哪里，然後說那里怎么不好，再告訴你應該住哪個街區，那里買房子看漲。看你朋友圈發了去哪裡旅遊或者吃飯，他們就說那里不好玩不好吃，然後再介紹你去他們常去的地方。”

### 對政治訴求的不同表達

在得州的秦女士從大學開始到工作，在美國生活了近二十年。期間輾轉東西海岸和中部好幾個州，換過好幾份工作，是不少新移民眼中的“美國通”。她提起最近遇到的一些剛來美國不久的年輕人，覺得他們有些“太不關注時事了”。

得州保守派的政府官員曾一度想要推動限

制中國人在得州購買房地產的法律，她帶領認識的華人上街遊行抗議，去州議會門口舉牌子，參加州政府的聽證會，也積極在推特等美國的社交媒體上發聲，但她說自己向剛來美國不久的年輕人宣傳時，對方並不在意。

“他們中的不少人從來都沒有聽說過這些，即使聽說過的，他們也覺得自己在短期內沒有買房的打算，所以和自己的生活毫無關係”。秦女士覺得這群新移民似乎並沒有積極參與到本地的社會政治議題和社群建設中去的想法，但如果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的歧視越來越嚴重，這些新移民的生活也會被影響。“我覺得中國人那怕背景和政治立場不同，在這一點上的訴求應該是一樣的。因為如果類似的法案被通過，將來也可能會有法案去限制他們在美國的學生簽證，工作簽證等等。”

但同在得州的周同學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議題，但也沒有義務去關心每一個議題。就好像他們抗議限制中國人購買房地產的法案，但我也沒看到他們去抗議限制 LGBT 群體的法案，限制女性墮胎的法案。”周同學曾參與當地舉行的聲援白紙運動的活動，也和一群同齡人討論自己關心的政治議題。他認為年輕人在參與自己關心的話題時，其實做得很好，白紙運動時，海外許多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都自發地聚集起來進行聲援，也在社交媒體上進行宣傳。身邊的不少同學也都積極做義工，有人救助小動物，也有人利用暑假去清理海洋垃圾。

他認為現在美國的中國移民越來越多，大家的背景、喜好、思維方式、做事習慣等都千差萬別。融入華人社群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很難和這麼多不同的人同時相處得來。

## 亞裔考生 SAT 考試幾乎拿滿分，被 6 大名校拒入



在被稱為“美國高考”的 SAT 考試中，佛羅里達州 18 歲的高中生喬恩·王 (Jon Wang) 考出了 1590 分的高分(滿分 1600 分)，其中數學部分更是得到滿分，加上其高中時 4.65

的平均成績，大多數人都認為他必將走進美國精英大學的殿堂。

“我申請的頂級學校是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專題)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喬恩·王滿懷憧憬，但其申請卻遭到這些大學的全部拒絕，難度他的分數還不夠高嗎？

福克斯新聞網當地時間 6 月 8 日報道此事時稱，原來喬恩·王是一名亞裔美國人，而美國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卻把成績優異的亞裔美國人擋在了優秀大學的門外。事實上，此前就有兩起涉及該法案的類似案件正等待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判決結果很可能在未來改變美國大學申請的審查程序。

據喬恩·王自己的說法，他收到拒絕信並非沒有預兆，在申請大學過程中同朋友和學校輔

導員交談時，他們都有一個奇怪的說法。

“他們都告訴我，尤其是作為一名亞裔美國人，想要被錄取更難了，我只是把它當作真理。”他說道。

喬恩·王是兩個第一代中國移民(專題)的孩子，其父母也是“學生公平錄取組織”(SFPA)的成員，該組織致力於終結基於種族的大學錄取現象。

美國的《平權法案》，是指依據膚色、種族、宗教、性別、國族出身，給予這些少數群體或弱勢群體優待的一種手段，從而達到各族群享有平等的權利。

《平權法案》主要集中在就業、教育、工程承包和醫療方案，如入學的種族配額及選舉的性別配額等，借此避免少數族群在就業和教育上受到不公平對待，然而這種措施也時常也引起逆向歧視等爭議。

此前，“學生公平錄取組織”就曾起訴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起訴內容為兩所學校均在本科錄取申請時存在歧視亞裔行為。美國最高法院去年秋季審理了這兩起案件，決定將分開審理，因為哈佛大學是私立機構，而北卡羅來納大學是公立機構，因此產生了不同的法律問題。

哈佛大學一案的關鍵點在於，該校涉嫌歧

視亞裔申請者是否違反了《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第六條，而北卡羅來納大學一案的關鍵點則是，該校不願採用“種族中立的替代方案”。這兩所學校，都否認存在違法行為。

福克斯新聞網稱，“學生公平錄取組織”訴哈佛大學以及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案件，可能會在 7 月 4 日之前做出判決。這兩起案件中的任何一起，都可能推翻 2003 年的先例案——格魯特訴布林格案(Grutter v. Bollinger)。在該先例案中，法院最終裁定，只要是在狹義上為進一步促進多樣化學生群體中獲得教育福利的迫切利益，將種族作為錄取因素並不違憲。

對於亞裔美國人來說，提出申請後被大學錄取是否真的更難？一個為高中生上大學提供信息和應試建議的公司“普林斯頓評論”(The Princeton Review)，認為答案是肯定的。

在該公司《破解大學錄取密碼》(Cracking College Admissions)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許多亞裔美國學生的高成

材率，引起了一些學校的擔憂，聲稱校園中的亞裔學生“太多了”。

這本書說，作為一名亞裔美國人申請上大學，在許多精英學校可能是一個“明顯的劣勢”。該書還指示申請人，避免在申請材料中附上自己的照片，如果可能的話，保留關於種族背景的可選答案，以及避免寫關於認同雙重文化重要性題材的人學論文。

喬恩·王說：“我把我的考試成績給了他們(‘普林斯頓評論’)，然後他們一定是在這個基礎上運行了這個模型……(他們)告訴我，作為一名亞裔美國人，我有 20% 的機會被哈佛大學錄取，而作為一名非裔美國人，我有 95% 的機會被哈佛大學錄取。”

如今，喬恩·王進入了佐治亞理工學院，這是一家位於亞特蘭大的知名大學，研究方向偏 STEM 專業(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儘管未來他在職業生涯或其他地方也會遭遇“被反對”、“被歧視”的風險，但喬恩·王稱自己永遠不會停止為正確的事業和未來幾代亞裔美國人而奮鬥。



## 華裔虎爸虎媽的悲劇

2018 年三月的一個深夜，安靜的加州小城 San Juan Capistrano 居民們，被尖叫驚醒，一個全身是血的亞裔男子跌跌撞撞地衝出了家門，他表情猙獰，目光瘋狂，手里還拎着一把帶血的尖刀。

警察趕到現場後，一路追蹤到附近的一處高速公路入口，兇手要往滾滾車流中沖去，試圖撞車自盡。好在警察及時撲上去將他按倒在地。在不遠處的一處房子中，倒在血泊中的一男一女，身中數刀，男受害人向有一絲呼吸，而女子則身亡。

殺人者名叫彭亦宏，30 歲，是一名藥劑師助理。一死一傷的兩位受害者，是他的親生父母。兩天前，因為和交往多年的同居女友分手，彭亦宏陷入了抑鬱，茶飯不思，情緒不穩，在工作的時候連連出錯，被上司要求回家休息。

同住一個城里的父母聽聞此事，趕來和兒子同住，為的是照顧一下起居的同時，順便安慰開導一下他，結果不想當天晚上就發生了血案，一向好脾氣的兒子突然爆發，抓起廚房的一把尖刀，殺死殺傷雙親，釀成血案。

警方在案發現場的餐桌上，發現了一張染血全家福，上面一家人都穿著唐裝，幸福溫馨，其樂融融。站在左二的大哥彭亦宏，笑容溫和，和後來在警局的一臉狼戾暴虐，判若兩人。

而如果對電競這個圈子，有點瞭解的人，尤其是關注“英雄聯盟”比賽的朋友們會發現這張照片里，左一站着的那位略帶腼腆的大男孩，是人稱“大師兄”的英雄聯盟全球冠軍，有北美第一 AD carry 之稱的 Doublelift。

Doublelift 的本名彭亦亮，兇手彭亦宏是他的大哥。

彭家可以算是第一代華裔移民的典範：父母工作勤奮刻苦，最終憑自己的雙手掙下在美國掙下了一片家業，大哥為人謙遜有禮，孝順懂事，二兒子是世界冠軍，風光無限，十幾歲的小兒子，聰明伶俐，在中學里成績名列前茅。這樣一個父慈子孝，令人羨慕的模範家庭，怎麼就突然一夜間拔刀相向，分崩離析了呢？

儘管警方並沒有公開彭亦宏行兇的真正原因，不過還是可以通過二弟彭亦亮的“網癮少年逆襲記”，略微的能夠看到一些這個看似完美家庭中，藏着的種種不和諧音。

彭爸彭媽都是上海人，憑著聰明刻苦考上了大學，並且在九十年代趕上了第一批留學潮，來到大洋彼岸的美國打拼。夫婦倆從最底層的體力活做起，抓住機會，一步一步的完成了階級躍遷，最後在加州橙縣定居，有房有車，還生下了三個兒子。

他們對孩子的教育，依然沿用了中式的虎媽狼爸模式：考試一定要全 A，鋼琴一定要考到最高級，電視只能看新聞，電影院不許去，談戀愛什麼的更是想都不能想。

結果這千防萬防還是沒能防住電腦遊戲。跟一直對父母的要求百分之百照辦，聽話順從的大哥不同，排行老二彭亦亮從小就是個叛逆孩子，十一歲那年，看哥哥在電腦上玩魔獸世界，他也吵着要玩兩局，結果這剛一上手，就把哥哥給嚇了一跳：他在連鍵位都還沒摸熟的情況下，就輕鬆 Solo 了一個野外小 Boss。之後他更是一路如砍瓜切菜一般的清空了哥哥的任務欄，操作嫻熟得就跟鼠標長在他手上一樣。

遊戲的這扇大門從此被打開以後，就再也關不上了，之後彭亦亮天天就纏着哥哥要玩他的電腦，年長他七歲的大哥實在是拗不過，乾脆利用假期打工掙來的錢，給弟弟組裝了一台電腦。

很快這事就讓父母給發現了，他們逼着彭亦亮刪遊戲，刪賬號，後來還乾脆直接收走了他那合資寶的電腦。彭亦亮卻倔強上來，更是腳足了勁跟父母對着干：刪了遊戲再裝，人物沒了再練，還用幫同學寫作業來換取他們電腦打遊戲的機會……

父母大戰青春兒子的戲碼，在彭家幾乎是天天上演，從遊戲到學習再到家務……

好在這時大哥彭亦宏站了出來，在父母和弟弟之間進行了緩衝和調和，他一邊保證說可以看好弟弟，不讓他因為玩遊戲荒廢學業，一面又苦口婆心的勸說彭亦亮，要他多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不要跟他們對着干。

他還介紹弟弟玩上了英雄聯盟，英雄聯盟的 PVP 機制立馬就戳住了彭亦亮，很快沉迷其中。他給自己起了一個叫做 Doublelift 的 ID，很快就打遍網絡無敵手，在英雄聯盟剛剛引入排位機制的時候，就一舉打到了頂級。

2011 年，當時的 CLG 戰隊創始人 Hot-ShotGG，在跟彭亦亮對線過一場之後，當場就決定要跟他簽約，讓他加入自己的團隊做替補。就這樣，他成為了最早一批職業電競選手。

之後，一舉打入了第一屆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那屆比賽只有八支隊伍參加，全部獎金一共才十萬美元，跟現在的電競比賽動不動就百萬大獎，不能同日而語。而且比賽還是在遙遠的瑞典舉行，彭亦亮需要跟隨隊伍遠赴歐洲，當時還未滿十八歲的他，必須要父母簽字授權才能離開美國。

因為知道這事肯定很難辦成，他只能求助于已經工作的大哥，希望他能夠出面說服父母。結果父母是連同哥哥都一起臭罵了一頓，他們無論如何都不相信打個遊戲居然還能出國比賽，他們覺得這就是一個騙局。

直到兄弟二人以絕食相逼，才在飛機起飛前最後一刻取得了父母同意放行的授權書，臨行前，大哥把身上所有的錢都掏給了他，鼓勵他好好比賽，為了夢想好好的拼一把。

彭亦亮的團隊在這次比賽中，最終獲得第四名，分得了一千四百美元的獎金。拿到人生中的通過遊戲獲得的第一桶金，他興奮得滿臉通紅，恨不能馬上就飛回美國給家人報喜。

結果等待他的卻是兜頭一盆涼水：父親對他的獎金和獎杯只是略微點了點頭就轉身出門上班，而母親說的第一句話是，這次你沒死不代表你下次不出事，以後這樣的事情，還是不要再去了。

彭亦亮本來以為這次的成功，能夠讓父母對他的電競事業態度有所改觀，結果依然是事與願違。彭亦亮掛在嘴邊最多的一句話就是：等你一到十八歲，就給我滾出家門，永遠別回來！結果真的就如同他們說的，彭亦亮在十八歲生日過後一個禮拜，就被徹底趕出了家門。

結果就看見彭亦亮帶着自己的電腦，騎上了自行車，帶着之前贏來的那一千多塊獎金，義無反顧地離開了家。

在 twitch 這個遊戲直播平台興起以後，彭亦亮也第一時間在上面用 Doublelift 註冊了賬號，因為名氣大，技術好，外加講話有趣，他的粉絲數很快就突破了百萬大關。twitch 網站給直播主的分紅再加上他打比賽贏來的獎金，彭亦亮年收入能輕鬆超過五十萬美元，這里頭還

不包括他很多廣告代言。這個收入不僅在電競圈里算高的，就算是跟醫生、律師這樣傳統的高薪職業相比，也是一點不輸，但是對於彭爸彭媽來說，這可不是錢的問題，不管多么成功，玩遊戲本身就是不務正業的逆子，別說是到場觀看比賽了，整整兩年的時間中，他們連電話都沒有通過一次。

跟這個叛逆的二兒子相比，大哥彭亦宏可以算得上是完全按照父母要求長出來的那棵盆栽：從小就聽話懂事，孝順父母，愛護弟弟，進入醫學院讀藥劑專業，一步一步從助理干起，馬上就要轉正，還有一個門當戶對，溫柔甜美的女友，已經買好了婚房準備結婚。可就是這樣一個完美的兒子，卻在跟女友分手的刺激下，拔刀刺向了前來安慰自己的父母。

這兒不負責任的猜測一下，也許彭亦宏就是那種傳統華裔家庭中，挑大樑的長子，不僅要對父母盡孝贍養，還要扶持弟弟，更要作為黏合劑，緩和父母和弟弟之間的緊張關係。再加上自己還身在職場，干的是和人健康生命息息相關的工作，因此精神上和肉體上都承受了比其他人更多更大的壓力。

儘管大哥殺父弑母的悲劇，到現在過去了已經近五年，但是他的案子卻一直都沒有開庭，官方的解釋是，他的作案動機複雜，尤其是里面的夾雜着很多精神方面的原因，必須要經過專業心理醫生的多方評估，才能最後確定會以什麼樣的罪名提出指控。

2020 年 11 月，他在推特上宣佈從職業英雄聯盟退役，結束了十年的傳奇生涯，之後在 YouTube 上面做遊戲解說和賽事解說，語言風格依然犀利，讓人直呼大師兄又回來了。其實他不是回來了，而是從未離去：2022 年 12 月，他宣佈重返職業賽場，在 29 歲的超高齡，和 100Thieves 簽訂了一年的合同，這在年齡上還是在經驗上，都打破了電競紀錄，成為唯一一個，從第一屆一直打到了第十二屆的選手，堪稱這項賽事上的活化石。

相比那些二十出頭就傷病退役的隊友，也許真的是練就了一雙無情鐵手。他還交了一個漂亮的女友 Leena Xu，是電競圈俱樂部 TSM 的現任總裁，堪稱是現實版的“霸道女總裁愛上手下天才選手”，兩人經常在比賽間隙，各種恩愛合影，讓人不禁感慨，誰說宅男就不會有春天？也許他現在最想跟母親在天之靈說的，依然是那句話：媽媽，我現在過得很好。